

儒居縣志

240.93

32

4

僊居縣志卷二十二

文苑

碑記

宋

盡美亭記

張景修

僊居邑之美者也而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勞矣然至於僊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其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修曰昔朱超石云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一

登北邙遠眺則衆美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予名之曰盡美矣予爲予記之景修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耶不遺一景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邑之括蒼張阜紫籜葦羗皆峯巒險絕巖洞環怪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鷗鷺出没平波漁唱斷隴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已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生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亭公賢宰



相子名門冠代不驕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在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也噫美於是乎盡矣

重修學記

陳耆卿

道無存亡也而教有廢起起之於未起與起之於既廢其功同也僊舊學廢久古靈陳先生爲令卽廟建焉又爲文以訓而民大勸盛有儒雅科目至今論所起曰先生云其後士浸多居浸隘養浸薄或加田而不屋尉余閔也或增屋而不田令徐柎也甚矣居與養之雖備而起者之易於廢也丞劉君屋至歎曰廢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不可起耶乃遵約勸相治屋百楹管田五頃居養備而廢者復起矣其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卽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起之禮焉吾今祠古靈且以公配蓋將以公之教我者教人而又以古靈之望昔人者望今人也余曰善哉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於宮室莫廣於道養莫小於口體莫大於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癯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荆棘可也譬之養

去其稂莠可也夫何以能知其荆榛稂莠而去之
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辨公與私
辯道與欲故其爲荆榛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荆榛
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文
公之教出於孔孟不教之以外則後之教者可徒以
其外哉自其外而導之內者劉君之志也因其外而
進之內者邑人之責也蓋古靈起之於未起而劉君
起之於旣廢起雖不同而功同者與
元

經理學田記

夏崇柱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三代在鄉之學也孟子魯
之曰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用見古先聖王
以道義教民於鄉而賓興之必求教養之義以名其
學非謂教者無資於養養者無事於教而射以觀德
者又可併置教養於度外也今之縣學古之鄉校也
教與養可偏廢乎僊興學自古靈陳公始其後習俗
丕變向學者衆學田僅二頃弗給於養寶慶初三山
劉公廔來爲丞乃遵約勸相治其屋百楹又物色征
營增彭溪山田五頃於教養不爲無補公晦菴朱文
公門人也宜其佐邑知所先務如此丁丑兵火邑隳

爲墟天相斯文惟學宮巋然獨存柰失其籍田地遂
多隱沒養寢薄而教亦因之寢弛皇慶改元真定曹
公質自翰苑出尹茲邑首至視學大懼士失教養儒
效弗彰無以稱上意旨力爲奉行蠲役之詔敦請經
師訓迪後進欲使鄉校復聞絃誦之聲爲吾徒者幸
得不征於鄉已裕於口體之養所宜宿春裹糧遣子
弟以來學似不當視學供之有無以爲勤怠然田地
隱沒者終不可置而不問因親與教授張國珍徧歷
檢覈計田八頃九十六畝有奇地一十五頃二十六
畝有奇塘八畝有奇召佃立租然又念其初有開墾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四

之勞計其所入定以七分與佃三分歸學養士及民
庶幾兩優矣念昔司業陳公耆卿記劉公屋修學復
田之蹟有曰古靈遠矣自今論所起當曰劉公今愚
亦曰古靈與劉公遠矣自今論所起又當曰曹公云

忠孝坊記

虞俊民

黃巖州知州吳公世居僊之折桂里宋丞相芾五世
孫也公生而警敏爲童子時日記千餘言旣長知親
書史事親敬長克盡職於宗族無親疎貴賤待之如
一鄉里故舊又能周旋委曲然負大志有箝力雅好
騎射鄉有強梗弗順者必摧挫之罷弱不能自存者

則扶植之平居假酒自娛乃日必飲飲必醉慷慨吟
嘯由是人多壯之至正十三年會台城兵變郡監聞
公有氣節遣使禮聘公力辭弗就勉之再四乃起署
事黃巖州判官分守台城公鍛礪器械嚴整部伍不
弛于律不擾于民由是人益加重焉至正十六年春
處州睦溪盜起將犯僊境遂陞公同知州事總制其
鄉之義兵公慨然曰吾今爲王臣矣當勤王事况僊
吾父母邦也捕之其可後乎卽合鄉兵數千人奮躍
而往禦戰於羅漢潭賊危困不敢進鄉民吳奉一者
陰爲賊向導賊乃適辰突圍襲其不備官軍倉卒多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五

散去公獨披甲上馬與戰手刃數十人而賊衆潛掩
其後遂遇害遠近聞之莫不嗟悼事聞元帥府爲覈
其事遂舉公長子熅襲其官旣而士民咸謂吾邑自
有元以來幾百年矣民皆安居樂業未嘗識兵革一
且草竊蜂起百里震悼而發憤能先而志擒賊者吳
公一人而已公之心蓋將衛鄉里安民庶以宣忠於
國家使其一鼓而得則均賴安享之利茲不幸而遇
害其功亦不少矣立祠邑里以帥府議允其請遂給
官資一千緡士民翕然從之乃於邑南狀元坊擇地
七百武度材鳩功凡梁棟榱桷門牖闌楯之具皆堅

實如法祠成塑公像觀者莫不竦敬朝廷遣名臣經理江南贈功褒德有司復上其事贈公台州路黃巖州知州表其廟曰忠烈公諱揚字仲修以公並子襲授其職俊民來尹茲邑士民以記請竊聞古之制有功烈於民者得配食於社稷受享於尸祝歷數十百載而民神明之今公以父母邦奮不顧身其功誠可尚矣公死不踰時而公之仲子燾季子斡負不共戴天讐集兵買勇趨搗賊巢擒獲渠魁獻馘剖心文獲昔之爲賊向導者登殺以祭其父是雖出於子之志之功皆公之英靈不昧必用除其害於一方面有以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六

陰相其子蓋公之身雖亾而公之志公之氣猶未亾也奉祠於茲邑又何歎焉上聞天子爲之褒贈殊厚易其里曰忠孝坊以愷襲爵擢燾浙東都元帥兼縣尹斡佐處州府幕燾能清白自守邑政大和後亦退處里中乃作新其堂曰忠孝堂云

重修文明樓記

楊守陳

古之君子登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塞滌襟抱之煩擴志趣之隘以進於道也孔子琴於杏壇遊於舞雩其進子弟於道與僊之文廟儒星門左有樓橫

跨於衢其始宋考亭朱文公創之榜曰登龍元行樞
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鼎新廉訪副使高伯元易其
名曰文明隸於學東以爲振作文明之所久而寢圯
迨明獨其址巋然如故霧草烟蕪蔽交其上今督學
使劉公鈺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久曠喟
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棲風氣而樹觀瞻士之
盛衰所由繫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時典邑者非其
人弗克就於是知府阮侯勤主之同知林君儼相之
知縣彭君鼎至丞之材璧乃備始成化丁亥之冬迨
己丑之夏而成棟簷高翔門楹洞啓挹澗光於雲端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七

納山輝於天際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張阜諸峯
則曰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崱嶷耶俯白水一溪則曰
彼萬派必東吾行可濡滯耶睹雲霞萬象花木暈豹
百族則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耶瞻昔賢之墟
望先達之里則曰彼奮英揚翹流馨永世吾徒可懈
弛而不嗣其芳耶東指台西指葵則曰彼俊髦稠而
科甲盛吾邑可寥闐耶其必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
其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暈豹聲
寔超於昔賢先達而科甲徒於鄰邦則夫高明眺望
進道之真以副朱考亭昔日振作之夙心者不在茲

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修游息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以爲娛則豈所謂士哉茲奉阮侯之命遣閭塾師張棨陳澹來徵記視憲使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書之

雙忠祠記

應良

僊有二忠臣焉曰戶部侍郎盧公迥蕭縣令鄭公恕昔嘉靖初郡守羅公僑始卽郡之城隍山剏忠節祠以祀正學靜學二先生臨海附郭縣也又因縣人請附行人鄭公華于義協矣尚惜當時咨詢弗周盧鄭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八

二公未及也嘉靖丁酉九月郡二守朱侯行縣至僊未浹旬善政纍纍觀聽一新縣廨西有妖祠與縣後堂相直俗稱後堂廟歲時牢醴灌趨若狂瀆亂失經始數百年侯立命撤之卽其地建新祠祀盧鄭二公前樹之門復表諸通衢曰雙忠祠後隙地爲寢堂後爲小齋翼以廡綠以周垣因以爲士子講習之所昭勸忠也謂良於二公爲鄉後學知其故爲詳屬之記謹按二公皆僊之二十六都人盧公由歲貢革除開歷官戶部侍郎於方正學之門從游最密其死也在壬午夏六月亦與正學同時今其故居曰西盧者久

已爲若敖氏之鬼矣鄭公初由歲貢領訓導陞知蕭縣壬午夏靖難師至率鄉兵拒戰敗而南奔尋被獲以八月十七日誅是都以二公故頻抄屢籍科糧數倍迄今遺黎困不聊生是以田夫牧豎人人能道之君子之澤未斬也鄭誅稍後而族屬竄匿者赦後歸椒聊蕃衍故其事彰盧先族誅故其事獨晦吾邑知之稍遠者弗聞也二公之官守有大小世裔有興滅事迹有顯晦而要其精忠大節所以光日月高華嶽震千古表四裔者無異轍焉余因作而言曰節義之氣正氣也鍾毓於天地而培養於朝廷當靖難兵起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九

而蹈白刃如飴者計五十七人賴列聖褒追忠卹已次第表揚崇祀矣至於寧海之方正學太平之王叔英俱叨祀列獨盧鄭二公未與若非後賢爲之表章不幾淹沒無聞乎迺今郡丞朱侯專祀二公於縣又以雙忠復祔於郡之忠節以爲正學靜學配闡不代之潛光樹風聲於永世而能仰體列聖褒忠追卹之仁有功名教大矣侯且祀鄭公二女於杜氏真僊之祠祀故守邢公宥馬公 羅公僑於名宦歎李公顯忠之忠烈而時不遇也因故廟有像修祀惟巖皆事關世教宜併記之異時國 大書不一 壽牽聯特書

將必有考於斯侯名世忠字良弼豫章人

四烈女祠記

張儉

吾邑去西北三十里曰孟溪唐天寶中建貞女祠祀杜氏二女卽其得死所也每歲旱禱雨輒應宋宣和民避寇其間寇望山中艸木皆爲兵良不敢犯民德之別建慈感廟於五里之內以便供祀至嘉靖丁酉郡二守朱公按邑建雙忠祠祀靖難忠臣盧鄭二公以鄭二女禮弗同享徙以配杜氏二女顏曰四烈女祠獎忠節也祠初隘陋公拓其周垣大其寢室又置前堂爲士大夫拜瞻之所不勞力重費踰時煥然一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十

新而四女之烈家聞而戶曉矣予竊有感焉夫忠臣死職烈女死貞分定故也分定不可以見性乎何也蓋貞女者非學問羈繫無勉強矯揉之虛飾見明志一舍命不渝自有以合夫天理之公人心之順雖學士經生子然寡儔豈非孟氏之所謂性善者耶故自其揚於家而言則可謂之孝自其揚於國而言則可謂之忠嗟夫世之昧性道而獲忠孝者比比也仰視四烈以女子而身繫綱常之重將不愧心而汗顏哉公守台屹然以扶世振俗爲己任自四烈之名一正可以光祀典美風俗勵志節而天下之公是昭萬世

之大閑定矣公之功豈曰小補之哉公名世忠字良弼江西南昌人歷官咸著顯蹟此其緒餘云

四烈女祠記

馬濂

嘉靖辛亥秋予奉命令茲邑首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惟時民一辭對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義某也節杜鄭四女之行因得聞焉然而未及其詳也明年春例當祭四女於孟溪之祠乃閱所記杜氏二女則隋大業居邑之西郭賣湯餅爲活甫笄父母繼故庖人挑之二女憤殺庖人遂棄其家隱孟溪溪水驟溢二女死焉唐鍾離介將謁選先夕夢二女與言尹茲邑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十一

始覓其骸骨爲之祠鄭氏二女則父恕知蕭縣靖難兵至恕死之二女被執亦死嘉靖丙申台貳守朱世忠來僊與聞其事因奉其主爲杜氏二女配予因喟然嘆曰有是哉僊之多貞烈也前有杜女已與日月爭輝後有鄭女又能與杜同德曠世相感至於今聞其行者孰不凜然起敬息欲瞻拜祠下且俗稱地苦旱嘗禱於其廟輒應茲必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夫四女稟天地之正氣各以貞潔自勵不憚殺身是氣也可以貫金石可以格鬼神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然則四女雖死四女之氣真能流行古今

充塞宇宙一有感觸未嘗不通民以旱告遂降膏澤亦奚怪哉祭義有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又曰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夫四女之清風高節足以激頑起懦於禱雨輒應禦災捍患之功又不可誣廟貌之崇非報德報功之不容已耶况予有風教責故以此自警兼勵茲土之士庶云

重修縣治記

馬 濂

僊居之建其來久矣宋古靈陳先生蒞治後寧一淳茂最稱易治古靈之政遠則禮讓之教息寧一者或遷而擾矣淳茂者或遷而澆矣昔之稱易治者又安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十一

在哉嘉靖辛亥予奉命來茲蚤夜悚惕惟弗克効職是懼竊謂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古今人終不相及居古靈之位治古靈之民獨無古靈之化之息顧今之民卽古靈致治之民而今之時與勢則非古靈之世之比如國計之分派庶尹之供億簿書之往來期會之督促禮義之交際獄訟之構結繁簡寬刺較古靈之世或相倍蓰什伯是故可以師其意不可以泥其迹也可以明其政不可以拂其宜也淺見庸識誠有志焉而未逮但夫意氣精神招徠感召亦若有不可誣者寧一淳茂之化雖未必盡如古靈之

世而其遷而爲擾遷而爲澆者抑或釐剔萬一可以
改觀易聽維時上下相安政事頗簡乃審方面勢鳩
匠選材因廳事之舊稍更新之仍於縣左右建二坊
門左曰承流右曰宣化治之後有堂名曰景陳堂之
後有軒名曰瓊翠工完告成又次第緝射圃於縣治
之西緝啓聖公廟於文廟之後科目建匾名宦建祠
庶幾典章漸舉人文漸著群邑之子弟於俎豆春風
之教而不知淺且庸者之未可勝此然而有司之能
事不止於是夫苟由是充之上焉追寧一淳茂之化
俾古靈不得專美於前可謂繼此而興者終無其人
僊居縣志

也與哉

啣德亭記

秦鳴夏

啣德者僊都人士啣馬侯鑄賦之德而亭之也亭而
碑之以永思也初都人有鄭公恕者仕國初爲蕭邑
令靖難兵至以其職死之君子曰致命遂志云公死
而子姓以謫戍行無有免者幸而免則投窟山谷莫
敢自名流離困踣垂十五年恭遇宣德改元始詔復
其田里當時鄭氏所留空然版籍而田土山澤悉歸
豪右之家矣賦稅之徵按籍爲定震餘殘孽誰與中
理比有令於其邑者曰鄭氏不堪命矣吾爲若均派

之均之誠是也然鄭氏之田不下數千則占甲坐田不下數頃以鄭氏之困而困邑民君子病之正德曹令廷桂定議許以其都夏秋之賦輸折色迨况令一經則普併免其均徭之半雖補苴塞漏時寬一分之憂而名存實亡終未免於通番之累也嘉靖辛亥馬侯來牧廉得其情迺喟然曰儻哉爲善者無以勸矣則爲旁研曲究酌其會通以爲經久可行之法是故僉殷實之戶以實其里覈實征之田以定若役查迷失之田以還其舊都有支處則免輸之官以補各甲之折色解有隙地則量鬻之民以贖本都之常賦蓋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古

所以優恤者不遺餘力矣夫法行可久則宿弊祛惠出不偏則民志喻於是爲鄭氏之都民者曰侯何心哉微侯吾無以爲生矣爲通邑之民者曰侯何心哉損益以平其施固吾儕所爲甘心焉者也越三載而侯以治行旌部檄且至邑民聚而泣曰侯不可留其如吾民不忍侯去何爲今之計莫若建亭於邑治之西礮石建碑以載其事庶侯之德與石不磨而後有作者其永永無斁矣亭成請記於予予謂賦役生民之膏血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哀多益寡者敷政之常經也顯忠遂良者道民之善物也今夫君子殺其身

以成仁身且不恤而遑恤其後故乃善宅里以樹風
聲則固守土者之急務而不容自後者而况其子孫
乎况其子孫之困於賦役者乎易曰物窮則通通則
變變而通之與民宜之傳曰智者作法愚者拘焉侯
是舉也其有功於風教甚大爲利於邑人甚博民之
德之斯固天理民彝之不可少哉是皆可書也已侯
諱濂字潛卿號竹崖常之無錫人個儻明達文學飾
治卓然有古循良風茲特其一節云

去思碑記

徐恕

縣令之職與民最親能親於民民斯親之未有於民
僂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五

不親而民能已親者欲爲聚惡爲去所謂親也合而
樂去謂息所謂民親之也予於邑侯馬公見不媿厥
職於予邑見直道之民侯至自辛亥秋未幾撫按思
質王公劔門趙公鳳巖陳公以循良之德純潔之守
國珍之器文章政事之才交章薦之甫三載召爲地
官尚書郎間鄙之人士久安侯政忽命下咸皇皇走
相謂曰予屬事邑侯多矣愛予邑之深待予邑之厚
自侯未之前聞也侯在今恩在予身他日在予子予
孫侯去誰復父母子者因扳轅泣下既拜已別躊躇
眺望始返有杖者百餘人返詣徐子猶戀戀不忍釋

徐子曰天子置吏詎私一隅課最者進俾覃厥施疇
惟表侯偉績鐫於通衢爾過頌之以慰爾思爾子孫
世頌之以永爾思不朽在是矣奚以畱爲皆懼然曰
自予心愛予身愛予家而莫予遂也侯廉靖率下恒
以始終無侈靡縱好無肆情以求於民厚予財不困
者莫侯若也均節勞逸酌量有無勢族無擅利村市
無追呼養予力不盡者莫侯若也昔有精吏治者於
教化未遑侯崇鄉哲表名宦佑善務滋懲惡務斷士
氣用勵漓俗用淳凡綱紀文章罔不備具凡舉措罔
革凡喘息寤寐念慮罔不在民數年間予得帖然無
僂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其

事熙熙以卒歲者侯賜也亟如子言差慰不心徐子
曰初侯之施予邑非爲今去而爾息也心於爾不置
耳爾之息於今非復有覲於侯也心於侯不置耳施
者思者心若是於古之道庶矣哉予嘉其以古道相
與也記所言於碑被頌之侯名濂錫山人以書魁於
鄉登庚戌進士第哲而豐詞氣恂恂然至法所在屹
不可撓望之知爲仁人端士也由予邑遷今官方嚮
用未艾云

重修顯慶寺記

林應騏

始名顯元建於梁天監癸未在紫籀山之陽唐天

寶中神光現今址遂徙稱光明山宋祥符初改今額
明永樂十四年重修相延爲習儀攢造之所縣永樂
癸未上距天監癸未凡九百歲蓋徙者一廢且興者
二燬而復新者三又百五十二歲嘉靖丙辰倭寇犯
吾邑焚官民廬舍殆盡而寺與文廟城隍之宇獨存
若有呵護之者丁巳委官修建城池公署凡燬者咸
新之而二廟及寺以不燬故仍舊又若有待焉者已
未十月荆門姚侯奉命來令吾邑乃周覽而歎曰城
池官署新矣而先師城隍之廟習儀攢造之所若此
豈所以尊君師格鬼神務民義耶越明年政治民懷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七

百廢具舉爰捐俸斥羨修繕二廟而茲寺之役出內
橐數十緡爲倡委任僧性聰使得募緣助之不數月
而工告竣眠昔增美於是性聰謁予徵文記之嗟乎
自漢魏以來佛氏之宮遍天下矣在昔君子往往昌
言力排欲火其書廬其居卒莫或禁而識者謂宜修
其本以勝之矣茲役也無亦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
與夫下之視上莫尊於君故春秋王必稱天而孔子
過魯虛位猶爲色勃足蹶凡恭敬以尊王也上之視
下莫重於民故書云民惟邦本而孔子至式負版之
大凡恭慎以重民也佛氏之教乃曰天上天下惟吾

獨尊是不知有天矣况於君乎以大地爲幻欲舉一世衆生而滅度之是不知有地矣况於民乎邪說行而人心惑不顧父母之養者或竭資自鬻以施浮屠皆溺於習俗不見禮義之舉表儀之著無以感觸其良心耳侯則因其官而莊嚴之爲天子祝贊習儀之所因其庶而繕葺之爲吾民攢造黃籍之局由是衆皆曉然著侯尊君之禮佛氏惟吾獨尊之說無所容而僥倖越志之患消著侯重民之義佛氏滅度衆生之說無所容而游惰惰淫之風息一舉而衆善皆集寧非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哉雖然侯夙夜匪懈無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大

一事而不尊君勞心焦息無一念而不惠民固上下皆知而信之者奚侯予言而是舉則侯教化之微權也宜闡之以表侯微邑丞鳳陽鄧君橘邑丞蘇州張君元卿邑尉黃州江君沐皆與有贊襄劍得并書若夫規制材物工作錢餼施捨出納之詳則系之碑陰侯名服璜字廷佩湖廣承天之荆門人

濟復習坎池記

黃議

僊邑治之南建以樵樓樓外僅數武有池一區延袤各數丈贊以貞石故迹具存越歲既久汗濺不治瓦礫填委盈而爲途予出入諦視心竊計曰池以瀦水

水尚清冽洧之使濁已失本真矧汗穢不治乎緬惟
古人志存匡濟登車攬轡卽有澄清天下之志邑門
之外視天下如何也治邑者有餘愧焉爰鳩工役具
畚耨屏其蕪穢芟除瓦礫隘者闢淤者疏開濬參日
故址宛然旁有石柱鬼峙上鐫歲月乃宋哲宗元祐
二年也清流淖溜渣滓靡遺皎如涵鏡可鑿毛髮予
作而言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萬派千流湍奔濤湧
衝沙激石逗浦朝宗左右建源取之不竭迨隄防四
塞一泓清沁坎止流行惟其所適水何庸心哉覽物
會衷尚象觀理在人心亦猶是也萬變紛如百感交

集隨事酬應統於一心事往變弭亦如止水蓋貞固
而靜者心之體感物而動者心之用無將迎無畱滯
無偏主以是而達之於正是非曲直據理折衷則亦
明鏡止水隨物應之妍媸在彼水鑑何私焉茲池之
復詎非治邑者澡身浴德之一助耶粵稽郡乘謂皇
祐元年古靈陳公宰邑嘗鑿池引水以習坎嘉魚各
亭不知在縣治何所今不可考矣予茲池寔公所鑿
也引水必於溪今孟溪在邑之背水自北之南以入
邑東注於河習坎在此何疑焉且元祐去皇祐餘三
十年又安知嗣公者不以修築歲月記之乎自元祐

迄今餘五百禩矣去汙穢而還澄澈寔有待也易曰
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治邑切務莫先於此予
嘉先生命名之意爰仍其舊稱或者病予考據失真
以此易彼又安知無解嘲者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竊比之何嫌哉予既濟之矣懼其久而湮也上覆以
石僅呈一寶以示鑒別且符習坎云

頌均田記

吳時來

均田頌者頌臨海州侯也侯爲臨海令僊民奚而頌
之也事有一日而舒百姓之急者雖欲無頌不可得
也隆慶辛未天下賦役又當攢造期僊適缺令分巡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兵憲安福周公難其事謀於郡守番禺張公假重侯
非侯無足以勝斯舉者侯辭之不可既又有周咨密
訪得其罷困之由爲文以白上官其畧曰六縣俱困
惟僊最甚父老日望均平若不爲處分則下民之倒
懸難解若過爲更張則豪右之謗怨易興權其所重
莫若均田編里者上官咸報可而巡按南昌謝公甫
至欲以均平行於通省王其議尤力侯乃於是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下車又恐令不便詢之庠士詢之里
老旣又開陳告之門有窮極利病者聽勿拒乃庠士
里老及途之人靡不稱便卒下令通計邑田若干頃

除官田一萬二千畝免差不編里寺田一萬二千畝折半論差優免役占照題准通例各以官級論免其額免外餘田悉與民戶一例編里合該田三百畝充一里長強有力者不加益貧愚者不加少焉官戶田多者儘其一畝其田不及與有餘者從其擇所相願同充又審第一都暨第十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二一二十二二十四等都消耗太甚者九圖歸併之令既下觀者感泣莫不呼曰父母各如令平議以進矣又挨都量其家定年次先後凡經俟所乎定者又奚不呼曰神明頌聲一日遍於窮谷卽時雨未足以喻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之也以侯貞心而又瞻智易若烹鮮本無難者而况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法民焉有不心悅而誠服也哉夫三代井田公天下之大端大法其初以田授民每夫百畝無非以上而均之下其後通力合作先公後私無非以下而均之上井田廢久矣而賦役均田正三代遺意求治而上望治而下每言及之卒未有見之施行者何哉蓋才與誠每難兼至而兼併之家舞文之口易得而撓亂人聽也僊處萬山中無別生理山田磽确功深得淺僅以力稼朴畧持其門戶十年來逃亡過半正由編里不均故耳不均之害

多者盈千百少者不及十畝少者力訕則逋逃一戶
逋逃而十戶虛賠賠賊之今日嚴於上而轉徙流移
日相望於道當官者見其逃亡輒曰難治抑孰知保
安招聚之機在上不在下甚或水深火熱不盡驅之
他邦不止也故辦事官金崇厚等奏下戶部准行而
當事者持兩可欲行中輟者凡幾矣一聞清審悉挈
妻子爲長往計不有周侯疇復來甦哉繼自今居者
無偏重之累行者有思歸之心則是舉爲之侯蓋有
大造於僊也士民感懷爲之立石紀息又謀塑像於
古靈祠左生祀公以示報屬予作頌予固耻以言諛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者樂民之樂不啻口出聞之法施於民則祀之於頌
奚有

寅賓館記

應存卓

今天下治署每官蓋繁盛地交接旁午者則設寅賓
館而簡僻之地多缺焉緣是僊舊無館前令雲鶴金
公議於於儀門外工役方興公以內艱行事隨寢
今今思憲王公政通事暇迺復命工竣役及落成授
簡於予爲之記予歎曰王公之愛民也深哉客有難
者曰館以禮士也子以爲愛民奚居余曰子未知所
以禮士意耳知其意則愛民孰有先於禮士者哉昔

子奇年十八令東阿得白首者與具資其知而東阿
理曹平陽相齊遇蓋公濟以清靜而齊國治蓋一人
知識有限而爲治者必集衆思而政始粹此愛民之
所以必先禮士也苟爲民而禮士則館之宜設豈以
地之繁簡而有殊哉夫居官者視事堂上文牒方披
吏民擁立賓客適至不暇卽迎而闌人或從而阻格
之未免趨起前却此爲俯仰逶迤爲饜饕計者之所
能安而有道者愧矣夫有道之士有以自重而於人
無求守土者折節禮之猶恐不就而能趨起前却於
人之門耶是館旣設則賓客及門旣得入憇於中主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漸束文牒屏吏民而後出以延接則賓主俱安而閭
閻疾苦施爲緩急皆得優游咨訪所裨治道不少也
夫人才亦難矣士之賢而可資以爲政者不能常得
也然惟處之有地接之有禮則間有賢者始不深避
上焉訐謨石畫足以定國是而濟時艱次則一得之
明亦可集思廣益不然則雖軫轍相接跛躄逢迎將
何所資以善其治耶蓋治道大要曰恭曰儉恭得士
儉得民然得士而後可以洞悉民情得民而後可以
感召高士故論治者於恭儉二端每並言而不相離
也王公軫念民艱絲毫必節儉也然於是館不斯小

費恭也恭則益成其儉余故以是而謂王公愛民之深也客曰唯唯禮士所以愛民匪迂哉

桃花洞記

袁桃

僊居城南有塔雙巘蟠蜒古靈舊祠在焉萬曆辛巳春思塘王侯寵麟修故事往謁之尉夏君希尹先爲治俎豆邑博劉君稔鄭君昌國暨予咸以共事至謁畢侯曰昔者嘗總鹽務求公署得桃花洞而奇之作亭其上題其洞曰桃花亭曰觀風亦僊勝槩也蓋觀之咸曰諾乃沿峯而南轉陟嵌竇見靈巖懸峭石室玲瓏卽云古桃花洞洞臨溪漚淵滌成潭中屹巨石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記

三

枉盤浮星宛然天台之桃溪也入洞凭巖則層巒疊嶂萬葉生聲更碧巘丹旣烟雲萬形宛然金陵之桃花塢也今值春妍茵綺並布芳聲頻飄飛鳥交適農歌於田商咏於舟漁者忘機樵者遜道宛然唐虞之泰和景象也侯與諸君樂之挹酒酒詩顧屬予記夫天造神物有待也洞名於古曰趨稼軒又云藍光軒一云酒清亭晦翁嘗游焉遇固奇曠四百年而王侯遊遇又奇予與君因侯而謁古靈得續晦翁遊遇尤奇意者天所待也雖然侯豈逸遊者哉侯學術宗晦翁而以古靈治治古靈邑舊所稱雙美者蓋兼之矣

美斯愛愛斯傳異日續是跡者心侯之心則新亭與此洞俱永云未幾侯以陞任去將付之剗闕而中止迨少尹吳君正大繼尉王君棖繼博馮君韶率至方咸欲終厥事適湯侯聘尹以司諫出宰是邑下車而立成之殆亦山川之奇遇歟

修東衙記

顧震宇

曩余司教瀛滄苦其地斥鹵恒從數里外舁沃土填之雜植花木以自娛每憑檻寓目忘其身之去舊都矣已而有樂安之命私懼令與博士勞佚勢殊不復有披襟解帶之適既至而喜其地之僻事之簡也爲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五

之期年而謫民秕法稍舍故而卽於新余庶幾息有以息游者而得所爲東衙焉蓋昔吾郡覺軒湯公以黃門出知是邑政成而葺之以寄傲者也公去而室宇圯廢鞠爲穢墟久之疑有神物憑依是者遂繚而絕之於官署之外余從事於此衆猥以神告予弗爲恐排惡垣剗與艸而公之亭出矣於是經工庀材榱桷之殘者葦之圯墁之脫者綴之聖牖之澁者妍之甃石爲砌如環綠竹爲屏如帶綠竹徑亘迴廡以避風雨南向鞠高臺延爽氣四望青山烟蒸雲駛在襟袖間翠柏干霄匝路翔舞漾月錦奏風琴搏吳中雉

花如錦邊蓮三醉芙蓉列時之粵香競艷四時之卉
佐之而增其美矣夫今之芳華歷亂迎日獻笑者蓋
昔莽乘而荆據者也今之飛鳴翔集移耳動情者蓋
昔鬼嘯而狐號者也今之挹遠岫送歸雲欲辯忘言
者蓋昔塵迷墟翳人望望而去之者也嘗觀古之君
子宦轍所至往往開構勝遊若將終身焉今世仕者
多隴蜀之思唯恐朝至而夕不得遷也安肯爲此迂
拙之計乎哉然使予得煩劇之邑方束縛鞅掌不暇
求如今日之優悠閒曠有不可得者以此知人與地
之相遭信非偶然而已也萬曆三十六年八月望日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五

記

重修學記

王士性

僊居之有學舊也圯於歲久至萬曆壬寅秋仲連楹
棘以壓焉朽株敗瓦尺寸不當于用晉江王公初蒞
任詣學徘徊四顧而歎曰是有司者責也則爲鳩工
聚材經度而拓架之殿堂巋然廊廡翼然鐘鼓琴瑟
衣冠几席丹堊綵髹燦然具矣此數十年創見也博
士胡君深金君湯呂君性祖率弟子余鼎等來徵余
言記之昔者太史遷讀功令至廣勵學宮之路未嘗
不嗟悼于王道之微也予記僊居學而于今昔有深

慨焉說者謂古人自志學至仕閱二十五年無他利祿可趨今人父兄帥弟子惟富厚顯榮是冀是教與學皆非也抑非獨此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故天子袒而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以教諸侯之弟也今少年浮薄之士以傲骨相雉長皓首抱遺經者狎侮而嘲笑之令喪避而不敢前不則摩肩而唾其面古者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而後棄于遠方小學正簡國子之不率教者止於二則屏之凡以匹磨之治易高粱之化難也今博士與弟子相維以虛名若秦越然魁壘統絳之豪則罄折禮之貧者願指而使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七

惟羔雉是問是教與學非之又非者也僊居僻在山海冠裳始漢唐間不聞古教學之意古靈蒞是邑崑以孝悌忠信示民明倫之本邑民始呱呱向善不啻文翁之化蜀也至今其俗丕變少者見長者僮僕而側侍私語及之稱先生而不名膏梁闕闕子弟不敢以父兄氣勢而驕其師帥是獨僊邑能他郡邑所不得並也則古靈之遺化在矣邇者教道弛鮮良有司者移易之王公甫下車問民疾苦卽以風化爲已任進博士弟子而詔之疊疊爲譚經課藝使人端本于倫理不數月而學士彬彬然改觀其與古靈之教異

世而司執也子目日多學而及入立教之意使羣鳥
于知公之加惠學校者不徒在雕鏤藻繪之間則諸
生效法夫子而無負王公師帥之心者必使邑之流
風遺俗百代存之而其所以志古之志學古之學當
有進於往昔者是役也庀材於山公出俸金先之議
以編賦足之間出贖鍰助之佐貳曾學周體公意而
以清勤佐之起於癸巳歲四月卽以七月成公名明
鏊字懋良闢之晉江人與古靈先生同鄉云

重修明倫堂記

應存卓

汪侯奉檄令僊居甫二周星百廢具舉尤屬意黌序

僊居縣志

卷一十二 碑記

三

甄青衿時明倫堂圯壞不支侯瞻視咨吁曰政有大
於此者乎學之堂 皇家塾也青衿吾子弟也家塾
頽廢子弟安歸民安嚮風遂謀葺煥如葢安州倫常
若待俟聿振之也不佞走甸宣役黔陽別俟年餘矣
學博周君大時馬君效成黃君世廉偕諸文學介紹
余君鼎走書徵言勒貞珉垂不朽述俟覽邑乘慨然
慕陳古靈政務大體諸如訟牒過決稽逋輸最省徭
薄役約已植民他無具論其大者則明倫堂之葺俟
用意弗顧厚哉俟意天生兆人決有恒性五行五常
大以之成歲人以之成品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五者天下之大倫也倫不明性薄蝕性薄蝕則徒
覲然人面耳雖下民冥頑乎寔司風教者責也侯念
安州東南舊邦家弦戶誦士紳頂趾相望敦倫不乏
人獨編伍庸齒不觸不興不提斯不論往往弗孫于
倫或悖公融法跳梁自逞罔知有忠者或天性相殘
乖忤親志罔知有孝者或鬪墻秦越貨賄爭奸罔知
有弟者或閭巷鷓鴣張逆戾牝鳴罔知有別者或恒居
出肺肝矢天日纔少利害僅毫髮遂下井傷率弁髦
視焉安得有亟亟明倫如汪侯者不佞三復若言矍
然起曰侯詎流俗功名士哉三代而還吏稱循良者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若李離石奢第督文網距明倫雅化遠甚彼卓茂魯
恭奉職循理顧禮樂教化謙讓未遑沿千百年彝倫
如綫候繼李石卓魯千百年後力挽倫常振刷民德
令吾僊民象指奉令臣臣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友誼不衰則斯堂之葺非萬世作新之澤與茲敬次
候政之大者鐫之石候名夢說字良弼領薦南畿乙
卯賢書爲晉陽令仰浦公子司徒秋浦公喬孫擅池
州世族云若其效勞董督佐竣厥工者則張邑尉大
恩也

重建明倫堂記

黃景星

僊之復有學宮自宋令陳公襄始也厥後紫陽朱子一再過之規制多所更定而人才日益盛云明初文德誕敷學宮徧天下嘉靖間斯邑闌於島寇而學宮燬歸然若魯靈光者獨聖殿耳於時貳守毛公德京仍舊址而剏明倫堂翼以左庫右厝繚以垣墉頗稱宏壯至今五十餘年矣殿廡齋舍日就傾頽而堂之不支尤甚萬曆乙巳崑山顧侯來爲令顧侯太保文康公孫也甫下車而登斯堂徘徊四顧喟然曰以予之不敏長茲土而明倫堂至於此使爾諸生曾不得絃誦託處焉誰之咎也亟欲謀修屬歲稔暫輟又明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年戊申侯乃言曰是當改作何以修爲然時詎舉羸議者難之侯爲修則觀羨於一時費輕而力易造則獲安於久遠費重而力難吾爲學校久遠計當任其難者耳乃捐俸若干贖鏹若干庀材鳩工撤而新之經始於季夏落成於季秋不佞適過其地於是邑博吳君維翰張君崇聖王君湛率諸生請不佞言以永候績夫朝廷以經術取士咀孔孟之精英固非詞賦比而究其所見長豈能出於文字記誦之外乃於斯堂獨揭而名之曰明倫豈非以明倫者政本歟故曰勸學修禮崇化勵賢本人倫以風天下太平之原也

有味乎其言之矣僊自洪永以來忠臣賢相名卿執
暨臺瑣曹郎潘臬守令炳炳烺烺後先輝映孰非出
自此堂而顯於當世者乎哉斯邑硤瘠寡產皆窳多
貧較六邑爲最下惟是先達諸君子在焉盛遂甲于
他邑則信乎地以人而重也雖然昔也領地今也鼎
新燿燿翼翼驚目快心者侯之功也藏修於斯游息
於斯顧名思義砥行敦倫者士之責也諸生勉乎哉
行將通籍展采爲瑞於清時庶幾無負國家育才之
德意與賢令興學之盛心而媲美於先達諸君子乎
若玉表石裏有玷於此堂而徒摘華掇藻以飾無端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功名也者非夫也於是諸生皆唯唯稱謝已又進而
言侯慈祥廉潔節儉溫恭嘗頒五禁以勵編氓而修
城繕倉造橋葺署善政非一而飭殿廡營齋舍重建
此堂特其大者已然則侯誠賢乎哉他日傳之循良
卽與陳公襄並千秋焉可也侯名震宇宇清曾以
易魁南畿而督是役者爲主簿吳道遴典史鄭同文
例得併書

重建文明樓記

劉舟楫

考亭朱夫子過化僊居傳者謂今庠廼夫子卜云門
左建樓以爲護所以收地勢之全氣也樓立淳熙人

才特盛於宋故時人以登龍名元季樓圯運亦中藥
至正二十三年總縣陳公天吉縣尹蔡公國賓復之
憲臣高公伯元易樓名曰文明又一新也明初樓廢
而科第亦乏垂成化丁亥學憲劉公鈺台守阮公勤
縣尹彭公鼎建皆隆麗歲久而又圯焉時應公大猷
應公良張公儉吳公康蔣公泮金公克厚在庠乃出
已貲鳩材爲坊以覆其址未幾諸君遞登甲科位望
相繼斯樓之係文運應若呼谷歷歷不爽也嘉靖來
坊頽址在二十九年庚戌吉安廬陵曾雙羅先生可
耕以鄉進士授諭僊居抱弘學期斯皇多士凡可以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振興而禪學校者靡不究心聞樓有繫學之謠并悉
前迹廼曰不可以無樓也遂集士議復不欲煩民捐
已俸廣木石時師訓邑宰貳尹是之各致金助適有
無錫馬侯濂繼宰加意助成諸士捐廩米餘則因家
以重輕納碑陰可考也事肇于本年陽月越二月題
梁下礮石門跨衢上建樓三間通其中工臻十之八
適雙羅應廣南較文之聘壬子八月宜黃一泉劉子
舟楫來訓是邑遇常熟趙虞泉先生士端攝庠篆以
修樓爲言會雙羅還尋北試禮闈廼以樓之役工托
舟楫遂同虞泉各捐俸爲增修計相成應存卓等益

以濟工遂得續領葺材并易其所宜易者加以飾繪
顏楣煥然成制以繩雙羅之志亦考亭之志也夫樓
有碑於風氣也考亭肇之伯元發考亭之意而文之
雙羅蓋因文而息繼述考亭者也今觀佳秀聿萃奚
啻足以眺山輝澗光盤聯麗趣而巴士之登此以會
文明道也涵泳於雲漢天章高明廣大之表則心目
軒闕消磨隘陋故昔之鍾靈發秀諸君子皆忠孝節
義文章德業炳如日月昭諸士當知今日又一貞會
也尚慎勗哉而後之繼今者其文明將未艾哉舟楫
幸預良會落厥成諸士復請爲記故不辭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重修城隍廟記

顧震宇

天子神明御宇通理陰陽所在通邑大都深山窮谷
凡有城有隍者必設像而廟之以爲其神之靈盼嚮
而荅一切門廡堂宇儼若官府其民駿奔趨走亦肅
如事長吏而過焉蓋其靈爽之所通故有然矣予不
佞甫蒞茲土用故事盟於神廡宇昧昧也比謁文廟
繼觀公署無弗陋者乃召耆老詢之曰僊自倭寇燬
燼之餘雜取山木稍構數十年來聊事塗飾土木爲
艱矣予聞其語而傷焉雖然是其土風之朴茂創而
新之夫乃令之責歟時益爽然有修舉之意而未之

逮也丙午冬不佞將入覲良善蔣德佐願任其事乃捐俸資什一而告之曰予方事于文廟弗能周觀回而神之門廡堂宇頽者堅圯者立諦而觀焉則隘者弘昧者丹矣夫僊民守質愿之性好食已力而不欲取餘於天地其於阿堵亦艱矣是役也豈其有神鬼輸之而若是毋其性之所往而神明出焉將神之盼嚮而民弗愛其力歟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不佞盡其吏之經畫欲舉吾夫子之門廡堂宇擴而新之不能給而神能走其民於數月之間又能出其橐中祕而弗怠嗟予之治其不逮神遠甚自今與神約其毋懈民志而永永保佑焉遂鐫石而記之

倦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三

古靈祠記

張儉

先生侯官人宋慶曆八年令於茲後收河陽熙寧中受知神宗仕至樞密直學士先生道以自任德以化民文以名世忠義以忤權奸安善類迄於今芳簡冊增炙人口予無容喙邑人初祠先生於鄉賢允未稱祀典聞朱子登福應覽南峯之勝曰賓王盡東南之美蓋二山爲邑門戶所宜壯觀弘治間鄉大叅王公誠之倡議前令李克常建朱子祠於盡美亭南峯猶在莽也正德丙子子與司理王民望迺商祠先生於

其上民望曰疇服予采予曰六人者義可使民望曰疇若予守予曰山古利廢田可耕老僧宗序居之民望喜力主議越歲丁丑六人徐翰張樾朱堅張煇張燁王信圭相成棟宇旣新宗序又營別業誓守二祠時葺勿廢勿褻煥乎東南之美也未幾民望擢刑曹行詰余記其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令於民若父母父母之欲利子也罔弗殫力子於父母久而替其祠非孝也先生以子保民民之祠先生豈非宜哉雖然予邑自晉永和置縣縣置令由永和而慶曆由慶曆至今凡千三百有餘年三百有餘令未聞有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祠民豈私於先生哉先生之後有令劉光者民懷惠而畏威有尉徐默成者遭呂師囊亂力戰死民亦罔祠其功德淺深可槩見矣予故錄始末以屬今令曹南崗使礪之石或亦相與嗣其美

重修古靈祠記

趙善政

予初拜僊居令客有賀予者曰子今僊居喜之乎抑憂之也乎予曰喜之也客曰邑當孔道僕僕奔走僊居層峻絕巘難於蜀道皇華星輅或月一至焉子是之喜夫亦厭衝繁而樂簡僻乎予曰非也客曰繁華之所人爭趨之僊居舟車不通無綺麗之物且地故

所稱瘠終歲勤動靳靳輸租之不給予是之喜夫亦人棄我取耶予曰非也客曰何爲其喜也予曰所喜者先哲之休風在也昔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今距今若干年矣猶赫赫照耀史冊讀其教民數語想見其從容在位雅有豈弟之風而其民亦欣欣向化故從古及今慕古靈爲良牧而羨僊居爲善地予恨不及生先生之時爲僊居之民沐浴教之化也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教新令尹先生教民之語昭然教我矧其遺化猶存文章節義後先相望乃今幸爲善地令矣予誠喜哉爲客具論云云予至僊居伏謁先生慨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然有今昔之感察其俗朴而尚義啓其良心猶可歆動以故諄諄諭勸在刑先居無何訟務漸簡得以暇日聚諸生於先生祠彬彬然考德問業者皆有志士也坐起咏歌四顧傾頽茲非新令尹之責乎乃亟謀新之諸生曰先生與民休息茲舉未免勞且傷也以勞且傷而新古靈之祠吾意古靈弗樂也予曰子過矣子過矣君子於天下事權其重且大者不小利恤也用僊居之民與財而修功德於僊居者之祠奚爲不可况祠新而民不知乎予查稽簿僊居雜用均平僅七十金一年之入不足以濟一年之出司邑

恒苦之予刷之明用之省以在官羨餘者請於當道
爲之鼎新創工於秋九月竣事於十月廟貌一新而
僊之聲名文物若爲之改觀者諸生瞻拜喜色相告
樂其成謂予宜有言也予記其事并識予之喜云

烈女訪記

應存卓

余謂孟子性善之說只兩言而定曰所欲有甚於生
故雖生不爲所惡有甚於死故雖死不避夫人之欲
惡莫如生死乃又有甚焉者蓋天地正氣特出於塵
世欲惡之外此本來之性不待學而能者也觀於顧
烈女信矣夫烈女閨門女子豈嘗觀典籍達古今哉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七

而一時抗節捨生則有塞乎天地而光乎日月者謂
非天植其性而不汨於人者耶烈女姓顧名惜寶係
僊之懷仁鄉顧弘缺女嘉靖中島倭萬餘經縣入懷
仁鄉時烈女年十五未字聞倭至隨其父母及外祖
父母母舅等離家避之行數里倭追逼之同行諸骨
肉各自逃生不能相顧烈女與使女阿香俱被執烈
女美姿色賊操刃拘驅之甚急女私與阿香語曰予
二人不幸罹此計惟一死耳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乃
佯順之以給倭行百步餘至小桐山側坐口湖層崖
百丈旁闢深淵人不得扞行離倭數尺許女復語阿

香曰吾得死所矣阿香曰爾若肯死吾豈獨生乃同
投湖中而死倭相顧駭愕者久之少頃白日陰靈風
沙障人如傷烈女然一時通邑聞之而薦紳詩章行
路口碑稱歎籍籍無不哀且服者萬曆甲午邑令以
其事上之郡守轉聞於督學監司暨直指中丞覆覈
再四具報如初乃集議題請樹楔於坊余因歎曰嗟
哉死豈易言哉士人有談說名節而惴惴利害遂奪
其志者而婦人女子於變起倉卒乃能毅然捐軀若
棄一羽不惟自完其節且同行之女亦感其誼與之
俱死此尤難之難者吾台風教節義往昔杜氏二女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暨盧鄭諸公死節靖難時兩氏女亦以身殉之迄今
凜凜猶有生氣茲烈女之死真可以追前烈風末俗
而愧夫鬚眉男子之懷二心者且烈女之初亡也名
聞遠近但以兵火騷動官民旁午於風教事不暇修
舉經四十餘年烈女之弟顧義派痛姊抱義而死欲
以傳之不朽乃捐資財竭心力以其事哀鳴於官竟
得達之當宁而蒙旌異且義派之心尚不能已又於
帑金之外增以已財建石亭於樾側夫人心不古每
於生存尚有競財產靳囊橐而構怨若寇讐之孰能
於已死之姊尚多方以圖表著之而使傳於永永哉

昔李世勣自爲粥進姊以致燎鬚人皆多之然亦友愛於生前耳未能如義派於姊死已久而至情愈堅且閭閻之節竟得達於楓宸則爲力甚艱又不止於粥而已聶政爲嚴仲子報讐其姊不愛其死而彰弟名事亦奇矣一時慷慨之氣質以中庸未必允協豈若烈女與義派之事粹然其無以議乎蓋烈女芳名常存義派實行可法勁節高誼萃於一門其義正其氣剛其倫厚其事難不惟闔閭委瑣之流莫之與伍卽李世勣聶政姊弟且在下風是真可以光青史而維世教者也再廉義派行誼可紀庶幾古之隱士非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止一端而多方養母之孝尤人所難且儉于處身勤以力本豐於甘旨愛篤友于鄉評素所推許今家無厚積而於姊之旌模仍不靳資力人於是益信之重之也故於烈女碑記末而併及之是舉也中丞劉公元霖邑宰貴池汪公夢說蓋終完其事大禪風化所可惜者阿香之節與烈女同但不知其姓難以請旌竟不得不已之君子尚深感懷於此也遂鏤諸石

國朝

重修興道院記

鄭錄勳

南峯去城不數里嶺有興道院肇自東漢至宋慶曆

間古靈陳先生爲斯令後人頌其遺愛附祠於院之東上依絕壁下瞰大溪蒼巖怪石栢翠松青尤可娛人心志若夫採芝紀僊子之踪觀奕留名人之跡王溫霞舉於前灌頂卓錫於後此南峰勝事也前人之迹備矣然建院來迄今千有餘年梵宇傾頽人興離忝任僧寂用募材鳩工一時堂構重興簷楹復麗而古靈祠亦煥然一新焉于是佳秀聿萃輝映山川矣余不敏奉銓司牧茲土與古靈上下間數百載遙接流風遺韻時有羨墻之慕故因興道院之重葺而樂觀厥成也是爲記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罕

頌額請蠲除荒亡田丁碑記

洪若臯

僕忝居禁近爰

天子之末光遙望長安以北勤門諸山蜿蜒南來佳氣

鬱葱意必有一代偉人產乎其間如黃穎川張京兆

以爲斯民福迨分符守閩道經桑里耳目六邑凋殘

僊居尤甚愴然久之越歲餘鄉人有至閩輒詢台郡

賢父母僉以僊邑鄭侯蠲賦一事告及其他事并里

籍甚詳僕嘖嘖不已秋僕以艱歸蔣生輝等投刺請

鐫石文以爲侯誌不朽僕於是嘆曰侯之德不在一

時而在萬世所謂一代偉人者其在斯乎夫僊爲叢

爾邑自宋古靈教化後文物始甲諸郡然其時野闢
民殷猶易爲力耳今則苦寇苦旱苦蝗民之散者不
可聚戶之絕者不可存田之沙礫荒蕪者不可墾節
年積道動盈千萬雖古靈再起撫字推科實兩難之
何暇以禮義之教施之痼瘵之餘譬諸久病之人血
枯氣竭醫者不察其源而拯之投以烏梅調以參苓
皆知其無濟也侯以理煩治劇之才小試之盤根錯
節之地甫下車卽除雜派與民休息知僊民之苦在
賦賦之逋在逃逃之故在荒按脈審症洞若觀火不
憚艱難毅然爲當事告流涕痛哭不減洛陽少年幸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碑記

聖

却撫藩伯感其誠代爲請命書奏而澤隨沛其蠲條
銀八千四十二兩零米九百八十一石零使僊民數
百年之痼疾一朝盡除

恩浩蕩歡若更生雖家給之金戶賜之帛不是快也
僕嘗讀古循吏傳見富弼之招流亡汲黯之發倉廩
不過一時之惠耳孰若侯之德及民之身并及民之
子若孫者之爲無窮也况其息詞訟贖棄婦修學校
以養士減徭役以安民者之難更僕數哉今而後賦
有常供戶無累賠逃者返貧者足散者聚危者安何
事與歌五袴謹作相與頌侯之德於不衰僕知侯他

日者爲帝簡在將以治一邑者治一郡治一郡者治天下當更超於黃穎川張京兆之上矣寧僅古靈之再起云耶且侯以從龍起家又能世濟其美如安世在漢而七葉蟬聯蕭瑀在唐而八代榮顯澤在天下慶流子孫者固無足異獨疑侯以才德雄天下意必魁梧奇偉人詢其芝宇乃翩翩張緒潘安年此真不可測者矣侯愛民之意發於至誠豈爲名動况異時事業滿天壤名譽亘今古史自有書何待僕贅獨僊民之心則有不容已者庶幾桐鄉立祠楚黃稱名其爭爲我公意耳僕不文何足爲侯頌但言其以實心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聖

行實政者庶知侯之德較古靈而更烈焉侯諱錄勳號子贊北直之薊門豐潤人

鄭邑侯重建學宮記

顧豹文

今

皇上銳意以儒術化成天下懸不次之階訪求博學弘詞之士以敷揚盛治彬彬乎質有其文于是州郡大夫爭相鼓舞以仰佐

聖天子雍雅之化而浙東偏僻居之邑侯鄭公其聲績者歲在己未侯有重建學宮之舉僊之士德之甚深所以垂不朽者請余文以勸焉余觀在昔漢之隆

也崇儒重道治幾近古一時號多循卓吏而文翁治蜀教化多士人文蔚起爲天下先迄今稱作人善者莫望焉今鄭侯之功不減文翁史自書之余奚言僊士曰唯七否七書曰旣富方穀文翁治蜀猶當富庶之時教化易施而侯之于僊益有極難者僊雖蕞爾邑科第素甲他屬自順治戊子以來山海交訌蛇盤蚓結人戮廬焚一望蒼莽加以徭役旁午水旱沴臻邑幾虛無人矣侯下車集哀鴻而安宅之撫育之恩無容殫述卽邊海荒棄一案痛哭申請獲蠲虛稅九千兩零僊之流離轉徙者始知有生人之樂故土之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三

思季弟忠信之義於戲出湯火之中而登諸衽席化鳩鵲之形而澤以詩書夫詎易爲力也比甲寅變作慘傷萬狀城邑蕩然起文翁于此日安所施之而救死不贍之士猶聞絃誦聲非侯之澤入人之肝脾者深哉先是宮墻廊廡日漸傾圯侯以化民成俗所關毅然捐鏹三百購料修建以警告中止及己未夏殿宇盡隕時繼舉羸尤憂七乎難之侯力與學博士鼓舞經始自 聖廟以至兩廡洎戟門學舍悉屹然鼎新之計工授食而民不勞因情樂輸而士不費擇能任事而時不久他若鳩匠庀材咸不憚躬親載日

出入幾忘其瘁自僊之有學雖久或造或修代有其人從未有如侯之績之偉者况前此極樸菁莪其造就者固裕哉敢以私之執事惟執事其言之余于是嘆曰有是哉侯之善也夫王道之全養與教而已三代以降吏治日不古若腹民之生日不暇給養既罔聞違言教乎侯蒞僊十有六歲矣其中事變叠乘皆承極亂之餘施以極治之政爲人所不能爲亦爲人所不敢爲視國如家墜茨而丹蘄之蓄畬而艾獲之身覩厥成其功殆在文翁之上矣則天下之州郡大夫爭鼓舞以仰佐

僊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四

聖天子雍雅之化者皆以侯爲法焉可也侯諱錄勳字子贊古蒞之豐潤人由正黃旗廕生以屢立軍功題叙加二級候補員外郎

三井報雨亭碑記

王如珪

仙居台郡之下邑也崇岡峻嶺環繞四境田瘠薄而易遭水旱余承乏蒞茲上未期月逢驟雨羣崖水放冲壞田禾荷

皇仁賑卹司事者亦屢憂勞逾年六月又旱魃爲虐百姓相聚禱雨千百爲羣走山中請龍鳴鑼執竿若相爭逐者然余以爲事近於戲非求神之道然魯人獵較孔子不禁敝俗相沿不能遽止也考之邑乘城東三十里有三井在山谷間幽邃爲龍窟宋儒古靈陳先生名襄曾宰此邑遇旱禱卽應焉有蘋蘩朝薦藻

仙居縣志

卷二十二

碑記

四

風雨夜離山之句至今傳誦人口余不揣欲踵其事越宿齋戒登陟層巒禱祀之時見陰雲覆井上灑以霖霖及入城雨卽隨至猶未霑足也翼日甘霖大霑苗之槁者盡轉而爲蔥鬱矣百姓歡呼咸以爲應感之神然乃農人之慶邑長敢以爲德乎惟念龍之爲靈昭昭也能與雲雨澤一方之民而無以崇祀之可乎哉爰闢其地以爲亭勒石作詩其上以誌龍神之顯赫且以示百姓求神之道惟誠可感而無近于戲風俗之移其在斯乎若以余爲微忱之格得與古靈先生相繼以垂名則又非余心也其詩曰

僊居東山三井淵淵既幽且夔龍窟其間能興雲雨
變化無端時維六月赫赫炎官火繖高張焦灼中田
余忝邑宰憂心如煎爲民請命匍匐巖巒心志齋肅
臨淵竦然恍將見之蜿蜿蜒蜒甘霖隨沛如導百川
活我禾苗萬姓騰歡惟龍之靈余何有焉薦以馨香
有豆有邊載賡詩歌琬琰銘鑄垂裕無窮永永有年

